

# 重刑犯为何申请从广东到浙江服刑

真情沟通大墙内外  
人文诠释法律精义

**新岸**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联办

■本报记者 陈梦吉 通讯员 张海龙

“李亮(化名)!”  
“到!”

浙江省第一监狱八监区一分监区的劳动现场,服刑人员王某循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个个瘦小、皮肤黝黑、有点面熟的服刑人员,走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也开始认真地劳动起来。

王某疑惑地看着他,突然想到了两年前在同一监区服刑的毕回岸。“毕回岸!对,李亮就是‘毕回岸’!他怎么又回来了呢?”

## 换了名字再回首

2009年,省一监八监区一分监区服刑人员毕回岸,向所在的八监区指导员王强坦白了自己2000年在广东汕头杀死一人以及用假名、假身份证和假个人住址逃避追捕的事实。省一监随即和广东省公安机关联系核实,确认了“毕回岸”就是网上通缉逃犯李亮(详见本报2009年7月31日报道)。

李亮自首后,2009年8月被广东警方押走。今年1月15日,汕头市中级法院经审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亮无期徒刑。“我想回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那里是我重生的地方。”法庭上,认罪态度良好的李亮提出了这一请求。

被送往广东省揭阳监狱服刑后,李亮多次提出想回一监服刑的请求。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和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取得联系后,双方最终同意让李亮回到曾服刑8年的省一监。这也是省一监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名非本地籍服刑人员办理跨省转移。

5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省一监第八监区一分监区副监区长周建民接到电话,得知2009年坦白余罪、重新被判刑的“毕回岸”变成了“李亮”,当天就会回到一监服刑。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李亮从车上下来,眼神里流露着淡定。

“你这回加了多少年刑?”周建民先打破了尴尬。

“这次判了无期徒刑。”

“你怕不怕这个结果?”

“我觉得很公平。如果我再不自首,最后肯定会被判死刑。”李亮顿了顿说:“周警官,我还是想回一分监区。”

## 一监让他了心结

李亮吃了碗面,没有午休,直接要求参加劳动。在揭阳监狱里坐立不安的他,在省一监的车间里,看着不少熟悉的面孔,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

在李亮还是“毕回岸”的时候,他每年都能在全监劳动改造表现中排前十名,2009年离开时已经拿到了中级技工资格证。尽管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参加劳动,但他在短短几天内便找回了“手感”。新来的服刑人员有技术难题,他也会主动给予指导。

在和周建民的一次谈心中,他很有信心地说:“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年底拿到奖励,争取把无期转为有期,尽早出去,回到家人身边。”

在省一监服刑的8年里,李亮为逃避广东警方的追捕,从未联系过家人。这次回到一监,他只向民警提了一个要求:“我想联系上家人。”民警根据他提供的电话一一打过去,但都未能联系上。前几天,在民警的鼓励下,李亮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这十多年来发生在“毕回岸”和“李亮”身上的事。

“选择自首的时候,我已经为接受法律上相应的惩罚做好了心理准备。我是在一监坦白余罪的,也想在这里了了这个心结。”面对一些人的不解,李亮在“入监自传”中写道:“我要求回到这里服刑,不仅是浙江省第一监狱的改造环境好,同时我也是想让曾经拯救我的警官放心,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来洗涤罪恶的灵魂。”



一桶矿泉水  
一份真感情



■本报记者 陈梦吉 通讯员 张增富

由于杭州市余杭苕溪水源受有机物污染,6月6日端午节当天,浙江省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紧急订购了500桶矿泉水,保障了所区劳教人员的生活用水。

## 学会旷达

■南湖监狱三监区 程伟杰

经常听到周围的学员抱怨生活太苦心太累,觉得头上的这项“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担心回归社会后会被人看不起,于是追忆、懊悔、自责甚至自卑。

古人云:达人撒手悬崖,俗子沉身苦海。人生纵然千姿百态,但每个人也都只能活一回,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条弯路走到底。总想着坐享其成,就体会不到挑战人生的荣耀;总在回忆里纠结,就永远开不了新天地。

所以,人要学会旷达。

人生学会旷达,就不会再因一些无谓的琐事斤斤计较;人生学会旷达,就不再因几句逆耳的话耿耿于怀;人生学会旷达,就不会再因所谓的烦恼忧心忡忡;人生学会旷达,就能站在新的高度去看周围的人和事。

的确,世事多变人生无常,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不论美与丑、善与恶、荣与辱、得与失,既是相对亦非绝对,唯以乐观、宽容的心去正视现实,眼前的世界才会越来越宽广。

这,是我对旷达的理解,也是身处囹圄的切身感受,更是对重生的坚定态度!

## 母亲的泪

■省五监二监区二分监区 蒲朝余

前段时间,父亲来信告诉我,母亲因为扭伤了脚,不能和他一起来看我。得知这一消息,我反而感到如释重负。

入监以来,我最害怕的就是母亲来看我。因为每次接见,母亲总是毫无保留地将思念和痛苦写在脸上,还没有开口,便已泪流满面,那悲戚的场面,任谁见了都不免鼻子发酸。而信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我却实在抹不开面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掉泪,因此每一次我都装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任母亲哭红眼睛,我也只能暗地里一个劲地把苦涩的泪水往肚子里咽。

然而,母亲却把每次会见当成了她抚慰心疾的唯一方式,不管刮风下雨,无论炎夏寒冬,总是如约而至。自然,母亲仍是一次次地用泪水来倾诉心中的痛苦,而我也同样在感情和尊严的夹缝里

一次次地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和煎熬,一方面既渴求亲人的抚慰,另一方面又害怕会见日的来临……

前些天,我吃过早饭便兴冲冲地等待父亲的到来。可是从早上等到下午也没什么动静,眼看临近晚饭了,我彻底心灰意冷。就在这时,突然通知我会见,一天等候积压在心头的焦虑也顿时烟消云散。我兴奋地奔向会见室。然而,一跨进大门,我便呆立在那里:母亲正吃力地靠在椅子边。

“前几天扭伤了脚,本想不来看你了,可又怕你不安心,怕你想家,最后还是放不下心,决定来看看。可在中途转车时不小心碰伤了脚,以致于耽搁了时间,你等急了吧……”母亲急匆匆地向我解释为什么这么迟才到,说这番话时,母亲没有像前几次那样伤心流泪,而我久违的泪水却在母亲的解释声中夺眶而出,羞愧、悔恨等万般滋味瞬间涌上心头。

## 期待新绿

■省一监一监区二分监区 邵万云

春风轻轻响起  
新绿却未抽出细芽  
缓缓地露出尖尖头  
而站在墙内的囚子  
却在等待着那一片新绿  
仿佛如家乡传来的声声  
回荡在耳边  
是母亲激励的声音  
为我重新启程  
奏响新生的号角



秋景山水

■省三监六监区 谷仕